

梦剧场

非常
非常
大年
大年

压岁钱



现代出版社

原创 路远 路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压岁钱 / 路远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3

(梦剧场)

ISBN 7-80188-188-5

I. 压… II. 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922 号

作 者: 路 远 路 畅

改 编: 王秀菊

总 策 划: 吴江江

策划编辑: 陈 红

责任编辑: 杜 宇

装帧设计: 程阳阳

剧照提供: 北京金色春天影视机构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6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8-188-5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人物谱



徐大菊 (彭玉饰): 四合院里的老北京, 早年守寡, 独自将儿女拉扯成人。爱说爱笑, 刀子嘴豆腐心, 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一身赘肉携肥拖胖, 紧赶慢赶追上一茬黄昏恋爱班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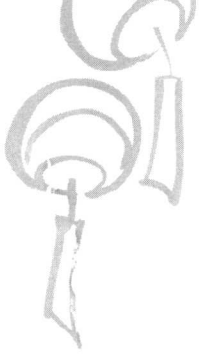


孙大礼 (张大礼饰): 孙家长子, 轻度“妻管严”患者。表面忠厚老实, 其实肚里拐弯抹角。头脑发热冲进商业大海, 时不时被呛上两口。常爱耍点小聪明, 却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孙小刚 (徐小刚饰): 孙家二子, 享受宠物级待遇。整天游手好闲, 有发财之志但无创业之能; 口无





遮拦，常惹无事生非之祸。外形酷似冬瓜，女友却隔三差五以旧换新；智商有点低差，经常上演狗咬吕洞宾一幕。



孙小丽（田海嫣饰）：孙家老丫头，职业人民警察。一个带有极强时代烙印的当代北京姑娘，天生丽质，秉性聪颖善良，独立能干。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处理棘手问题有情有义。



刘大夫（赵铁人饰）：享誉民间的老中医，中年丧妻，悬壶济世数十载，恪守君子之道，正直清廉。为人宽容厚道，与同院的徐大妈同病相怜，情投意合，遂相互扶持，共结连理之好。



刘长发（郭铁城饰）：刘家独子，生长于中医世家，却选择当一名普通的国企职工。性情绵善，蔫头蔫脑，是真正的老实人。与卧

病的妻子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偶尔做点发财梦，横财砸到头上却寝食难安。



范老榑（范伟饰）：香港亨世达公司老板，操着一口可疑的粤语普通话四处溜达，看上一块旧表，恋上一个北京姑娘，酷爱老北京风土人情到了走火入魔地步，被抢被骗被拆穿，依旧痴心不改。



朱子（梁天饰）：北京土著，改革开放时跳进商海大浪里游泳，但始终处于狗刨阶段。总做些没有来龙去脉的买卖，招呼些身份可疑的老板，赚些不哼不哈的银子，却是孙小刚眼中的成功人士。



何队（何冰饰）：孙小庭的顶头上司，机敏能干，善良勇敢。日久生情和小庭发展成恋人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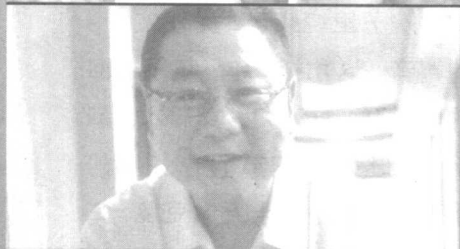




卖车人 (张纪中饰): 梁子的朋友, 卖车给孙小刚, 性格古怪, 有艺术家“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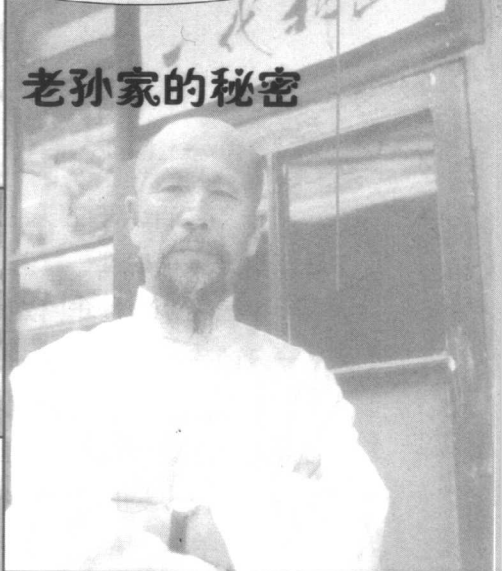
游 英 (钟馨萍饰): 刘长友的妻子, 长年卧病在床, 依靠轮椅生活。不因自身不幸和家境清苦而怨天忧人, 接人待物不卑不亢, 明事理晓大义, 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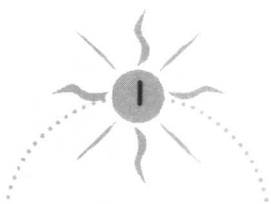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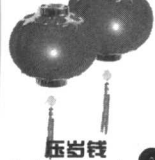
田 燕 (赵妮饰): 孙大礼的妻子, 家中一把手。伶牙俐齿, 有颠倒黑白之功; 枕边风常吹, 能让左倾变右倾。坚持“各人自扫门前雪”, 见钱眼开, 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第一章

老孙家的秘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过年是个归拢收尾的想头，又是万事开张的盼头。

中国人讲究过年，依照老辈子流传下来的说法，“年”是一只凶残的怪兽，一年四季都藏在深海里，只有除夕才爬上岸来。“年”一上岸，人间立刻洪水泛滥，到处是灾。后来人们在家门口贴起红纸，院子里烧柴禾、拢旺火，用菜刀剁菜肉，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这才把“年”吓得逃回了海里。于是就有了除夕的贴对联、挂彩灯、穿新衣、剁馅包饺子，晚上还要烧柴禾、拢旺火。《年节歌》里唱的就有：“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写对联，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初一初二磕头儿，初三初四耍球儿，初五初六跳猴儿……”

过年自然少不得压岁钱。压岁钱也叫“代岁钱”、“岁岁钱”，原来是用来压魔驱邪、帮助小孩子过年的，后来世人就用这种方式表示亲情爱意。老辈子传下来的惯例讲究吃完团年饭以后，还要“消夜”，就是一家人吃着点心，嬉笑玩耍、静待天明，也叫“守岁”。而古代人除夕

New year

夜还有镜听、照田蚕、卖痴呆、打灰堆等习俗，以此来占卜一年的吉凶休咎，祈愿新的一年小孩聪慧健康，万事如愿。所以第二天小孩子给大人拜年的时候，大人是一定要给孩子压岁钱的。

老孙家这点事儿，得从过年说起。

早些年月，过年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可能不知道有关“年”的故事，可是穿新衣、挂灯笼、贴对联、放鞭炮没一样拉得下，过年能让孩子们放肆地做许多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那些在心里头反复预想过无数次的乐趣，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非但没有褪色，反而加倍地激起他们快乐稚气的笑声。

而过年最大的盼想就是得到压岁钱。虽然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儿钱，它带给孩子的快乐却是别的任何东西所无法替代的。小小的手紧紧捏着那个红红的纸包，如同阿拉丁突然间拥有了一大笔财富，幸福感饱涨得好像大年三十晚上的饺子，几乎要从皮儿里漫溢出来。每个人的脸都被撒上了神秘的微笑，然后就有几个不大点的身影偷偷猫到角落里，相互比较谁的红包更鼓，钱更多。

老孙家的三个孩子也不例外。墙上的挂钟叮叮当当敲过十二点，照着老规矩挨个从爸妈手里接过红包，然后鞠个躬，再抬起头来，就是一副喜笑颜开。没等当爹妈的叮嘱完，哥哥孙大礼就带着弟弟孙小刚和幺妹孙小

honey

老孙家的秘密





庭满院疯去了。三个孩子各自严严实实地揣着红包，喜盈盈地在院里放烟花爆竹，耳朵里灌满了噼里啪啦的响动，他们觉得过年让三百六十五天都有了盼头。

岁月无情，时光荏苒……

刚张罗着给大儿子孙大礼娶上媳妇，老孙就病故了。他生前是个修表匠，没能让这个家大富大贵，可也从没在外借债拉饥荒，只是委屈了老婆孩子忍饥挨饿。如今他撒手归西，就剩下老婆徐桂英一个家属拉扯着孙小刚和孙小庭两个半大孩子摸爬滚打过日子。

徐桂英是个好强的女人，不求人，不服软，自己四处找活计，靠着给工厂糊纸盒子，帮人缝衣服，再加上有大儿子孙大礼帮衬着，硬是没让日子过垮下去。

那一年的春节，全家还是依照老习俗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老孙的遗像挂在墙上，桌上也多摆出一副碗筷，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几个孩子谁也没想起压岁钱这回事。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桂英居然已经准备好了压岁钱——甚至包括已经成家的孙大礼在内。她把家里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分成三份，仔细拿红纸有板有眼的包好，挨个塞到每个人手里。随后，她又慎重地取出一只古旧的小木匣子，告诉三个孩子，里面是他们祖父传给父亲的一只表。老孙去世的时候，交代她，一旦日

New year

子过不下去了，必要的时候就把这表卖了活命。

“可是，我相信咱家只要一股劲往一起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度不过的难关。你们爸爸留下的这块表，咱们不能动！”徐桂英倔强地看着几个孩子。

几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他们谁也不知道家里居然还有一块值钱的表，可有这么个东西垫着底儿，忽然就觉出心里面极深处的空荡荡被填住了，有了着落。看着孩子们都认真地点头，悬在徐桂英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算是落了地。

从那一年开始，老孙家就有了秘密。这秘密既是宝贝，又是退路；是念想，也是忌讳。



二〇〇三年的夏末。

在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里，当年的徐桂英已经被岁月的滚滚车轮碾成了如今的徐大妈，一头青丝泛出斑白，身体也日渐肥胖，走路急了便喘得好像没油的拖拉机。人的外貌依照生物规律变了模样，少妇成了一脸褶子的大妈，可她那股勤快劲却依然如故。天刚蒙蒙亮，就早

老孙家的秘密





早地起了床，里里外外地四处忙活。不大工夫，家里便是窗明几净。她重新洗干净手，拿着抹布开始擦钟。

那是一架有年头的落地式大钟，木质的枣红外壳，已经泛黄的玻璃面上印着传统花纹，里面的指针依然敬业地报告着时间的流逝。钟摆慢悠悠地一下接一下

地摆动着，似乎在告知人们岁月永远不会停滞下来。徐大妈手中的抹布仔细地在钟上擦拭着，娴熟地经过每个微小的角落。

这架钟是徐大妈结婚时置办的，老孙去世后的十多年来，徐大妈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擦这架钟。早些年，日子煎熬，她就和钟诉诉苦，讲讲难心的事，仿佛是跟过世的老伴聊天。如今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大儿子孙大礼已经成家立业，带着媳妇和女儿单过；二儿子孙小刚待业在家，虽然不见大出息，因为女朋友换得勤，倒也没闲着；小女儿孙小庭在市公安局当警察，每天忙得赶上大禹，时常过家门而不入。因此生活一天虽说好似一

压

岁

钱



天，徐大妈却越来越没有说话的伴儿，边擦钟边唠叨的习惯也就保留了下来。钟擦得明光锃亮了，徐大妈就打开玻璃钟门，用一把黄铜钥匙给大钟上劲儿。这么一圈圈拧着，吱吱嘎嘎的声音灌进耳朵里，总让她觉得是在给自己个儿上弦，好利利索索地把日子一茬茬往后过。

安静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徐大妈循声朝外张望，同院的刘大夫正拄着扫帚咳成一团。刘大夫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医术好，有德行，脾气绵，提起他来没人不赞。谁想悬壶济世一辈子，末了自己倒咳嗽上了，时好时坏，逢寒就重，听见“秋”字都能引出两声咳。不二年，老伴又得了急症，丢下老头孤苦伶仃一人驾鹤西去了。徐大妈是煎熬里趟过来的人，往常没少受到刘大夫的照应，见刘大夫过得杂乱恹惶，便时常帮忙洗洗涮涮，做饭也惦记着他那一份。做了大半辈子的好邻居，两个老人相互支撑着作伴，也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加上儿女们都不是脑筋一根弦的电线杆，知道体谅老人的苦衷，于是风平浪静地商量起婚事来，决定年后挑个好日子就去办结婚手续。

听见准老伴咳嗽，徐大妈赶忙放下手里的抹布，开门走进院子，不由分说地夺过刘大夫手中的扫帚，心疼地埋怨道：“大清早的寒气重，谁叫你来扫院子的？街道又不评勤劳老人，你瞎积极个啥！”

刘大夫憨厚地嘿嘿一乐，说：“孩子们今天都回来，

honey

老孙家的秘密





你肯定闲不着，我合计帮你干点家务，反正扫地也累不着。”

“行了，一代‘神医’，你还是进屋歇着吧。仔细回头再咳得狠了，又该吆喝不自在了。”

“成心挤兑我！”刘大夫佯装恼怒，一捋颌下花白的山羊胡，“我就不信我连自个儿的咳嗽都治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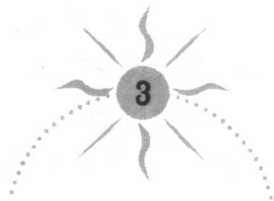
“治得好治得好，谁不知道您刘大夫的医术，手到病除！要不人家能给门上送块匾？！”徐大妈边哄边把老头往屋里推，“咱的咳嗽不是治不好，咱是不想治，留着做个玩意解闷儿呢！”

一番话说得刘大夫哭笑不得，乖乖地推门进屋。

“对了，”徐大妈忽然想起什么，冲屋里喊，“过会儿打个电话，把长友和淑芳也叫过来，晌午一块儿吃饭。”

“遵命，管家婆！”

“这个老东西。”徐大妈笑骂了一句，手脚麻利地收拾起院子来。



刘长友是刘大夫的独生儿子，打小性子就绵，整天

New year

不哼不哈。他不是一个能跟别人热乎乎的人，能够商量重要的事或推心置腹的朋友没几个，甚至一起喝酒的对象都无从谈起。话虽这么说，为人并没有因此变得偏执孤僻。他不爱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是非非，也没有自吹自擂的毛病，热闹喧哗的一帮人里，他从来都是那个笑呵呵倾听的角色，所以他的人际关系虽然谈不上如鱼得水，但大家都说他是老好人，人送外号“刘老蔫”。

按照规矩，刘长友本该一脉相承随父学医，可他偏偏看见药方子就头疼，蔫人倔脾气，说什么也不肯跟老爷子学中医，结果进了一家国营汽车修理厂工作，愣是让老刘家的祖传行当断了代。好在刘大夫心胸豁达，尊重儿子的选择，倒也没为这事给自己添堵。眼瞅着长友娶了个贤惠的媳妇，小两口人前人后嘘寒问暖，他心里着实舒坦了几年。不料一场大病，把媳妇淑英直接就从医院的手术室送上了轮椅，打那以后，这就成了刘大夫的一块心病。

患难见真情，刘长友虽然沉默寡言，却是真正憨厚的老实人。他非但没有嫌弃残疾的淑英，反而愈发尽心照顾她。汤汤水水，洗洗涮涮，七尺汉子硬是屋里屋外地伺候了好几年。他自己舍不得挑吃拣穿，挣来的每个大子儿都恨不得花在媳妇身上。可是除去看病吃药，汽修厂的那份死工资刚能糊住两张嘴，任凭再怎么节俭，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看别人在外找门路捞点外快，

Money

老孙家的秘密





刘长友也暗地里琢磨过，归根也没有思考出个眉目。回念一想，就算能找到什么路数，家里的病人也离不得他，便死了那份心。

眼看中秋节要到了，刘长友和淑英商量着趁周末去看看四合院里的两位老人。

“过会我去咱爸那儿看一眼，随便把过节的礼物一块儿送过去。”刘长友手里握着妻子的长发，仔细地梳理顺畅，熟练地用一枚发卡别好。

“你不是打算送你们单位发的月饼吧？”淑英苍白清秀的面庞上挂着淡淡笑意，半真半假的问丈夫。

“哪能呀！我胡弄谁也不能糊弄自己的亲爹！”刘长友憨厚地笑了，赶紧从柜子里把买好的礼包拿出来给妻子过目，“爸和徐大妈爱吃的东西我都各样买了点，单位的月饼咱自个儿留着吃。”

“今儿大妈家的几个孩子一准儿回去，你活泛些，别那么木，眼里有活儿就多干一点儿，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你放心，咱嘴上说不出个道道，心里有数。”刘长友边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边叮嘱淑英，“你自己在家小心点，有人敲门一定要问明白是谁，有什么事。那些搞推销的可千万不能给开门，保不齐是坏人。”

“你都说多少回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甭操心了。”淑英仰脸看着丈夫，伸出手抻平衬衫下摆的皱褶。“你赶

New year

紧走吧，去晚了显得不尊重。”

“那我走了。要是那头没啥事儿，我吃完饭就回来。”刘长友拎起东西刚要出门，又转回身，“饭菜都搁在锅里了，到时候你热一下就行。碗筷你别管，等我回来刷，记住没？”

“你就甭管我了，唠唠叨叨，跟念经似的。”淑英佯嗔地轻推了丈夫一下，旋即露出温柔的神气。刘长友没说话，迟疑了片刻，冲妻子笑笑，转身出门了。

耳听着丈夫回响在楼梯的脚步声慢慢消失，淑英方才顽皮的表情仿佛褪色般隐去。她呆呆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投向窗口。呆望了一会儿，她又漫无目的地摇动车轮在原地动了动，然后从茶几上拿起抹布，心不在焉地擦着家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全神贯注地侧耳细听。脚步声经过门口没有停留，径直上楼了。不是刘长友。淑英失望地放松了身体，忽然觉得这个周末出奇的寂寞起来。



太阳老高了，徐大妈的二儿子孙小刚还在酣睡，薄

oney

姥爷家的秘密

